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七月十四日

羅曼蘭著
賀之才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弁言

法蘭西之大革命，爲全世界民族開一新紀元，而大革命之成功，實基於七月十四日刼取巴士底砲台之一役。

當時人民憔悴虐政，如水益深，於是盧梭、服爾德輩起而爲文字鼓吹，提倡民權，又值北美離英獨立，其影響及於好動之法人，革命之機，醞釀蓋已久矣。然初無具體之計劃與健全之組織也。乃未幾而一夫發難，舉國雲起響應，斬木揭竿，不崇朝而坐得巴士底之險要，巴黎之屏藩既失，政府益張皇失措，而民黨得寸進尺，遂獲顛覆王室，創建共和，至今法人以是日爲國慶，永誌不忘，良有以也。

著者之旨趣，在『重新點燃國民的英氣和信仰，發出共和的火焰，使一七九四年未竟的事業，完成於較爲成熟較爲明瞭自己的命運之民族手裏。』故極意描寫當日之革命精神，如火如荼，維妙維肖，能令讀者油然興起，不啻身歷其境，間足爲世界革命運動之絕好資

料也。

羅氏以音樂家而兼文學家，故所著戲劇，尤爲膾炙人口，其先後所作，有如（一）七月十四日。（二）當通。（三）羣狼。（以上三種原名革命的戲劇。）（四）聖路易。（五）哀爾帝。（六）理性的勝利。（以上三種原名信仰的悲劇。）（七）律呂律。（八）鼓吹非戰主義，爲羅氏代表作品。）（八）愛和死的把戲。譯者行將全數陸續刊出以餉國人。

譯書之難以原文之雙關語爲首屈一指，譯者於此點，再三注意，務求不失原旨，而辭藻之工拙，有時反無暇計及，讀者諒之。

譯者識

著者自序

著者在本劇裏，所求精神上的確實，重於歷史上的。他以為在一種可泣可歌的大故裏，不應當拘泥史事，像他所著的「當通」劇本一樣。在「當通」裏頭，他只是緊貼着幾個主要角色的心理，因為劇情的全部，集中在三四位大人物的靈魂裏。本劇的情形，却絕對不是那樣：在林林總總的人海裏，個人終被湮沒了。大凡表現海上的風濤，不在乎描寫各箇的浪頭，應當描寫大海的掀播，細情末節的真確，沒有如火如荼的全部事實關係重大。今人往往抹煞活人，而將歷史上的遺聞軼事，極意鋪張，逾越尋常，那未免有些虛偽，並且令人不平了。更使過去的力量甦轉過來，要重新振起牠的作事的精神，不要冷靜地描寫古代英雄的裝束而反忽略其性格以滿足少數「愛美的」之好奇心；要重新點燃國民的英氣和信仰，發出共和的火焰，使一七九四年未竟的事業，完成於較為成熟較為明瞭自己的命運之民族手裏：這便是我們的理想。我們雖沒有能力使牠實現，總該有能力向這方面盡量的工作。藝

術的結果不是夢，乃是生命。人生的活劇是應當從戲劇裏產出來的。

羅曼羅蘭

登場人物

何施(Lazare Roche) 二十一歲，身長瘦，髮目均黑，自鼻之中部至左額端，有傷痕一道，小口，美齒牙，貌莊嚴，故其熟思審慮，盎然見於面。性微抑鬱，實爲意志堅定之印象。——一種蘊蓄而深遠的憂愁。（困於勞苦，失敗，猜疑，及胸中之隱痛，故必夭壽。）然其英勇的歡樂天性，超乎一切，發作的時候，發出年少的笑聲，可以驚人。

【按何氏於法王路易時代，充護國軍什長。以倒戈攻巴士底砲台有功，被革命政府擢爲旅長。旋充摩澤勒前線總司令。累建奇勛。恐怖時代，以嫌疑入獄，尋釋出。復統大軍，平樊德(Vendée)之亂。繼任愛爾蘭遠征隊總司令。卒時年僅二十有九。史家稱爲大革命時代最偉大最純潔之人物。】

余蘭(Pierre Augustin Hulin) 三十一歲，體格魁梧，髮淡黃，性冷淡寡言，不激烈。靜默

的笑。漠視理性，而安閑的執拗。偶值憤怒猝發，則將破壞一切。誠天生之英雄。然若無其友，何施爲之模範，無善良之本能，無發洩其強健臂力之需要，則終於無所表現耳。（其爲人缺乏個性的創作力。事無大小，毫不退縮。出身雖微，日躋榮顯而不以爲怪。——厥後渚封帝國侯爵及榮譽軍司令，攻克迷朗維也納柏林而鎮守之。旋充巴黎總司令，判處昂簡公爵死刑的軍事委員會會長。）

馬哈（Jean-Paul Marat）四十六歲，原籍西班牙，生於瑞士，身短小（不足五法尺），強健而不肥碩。——法布爾（Fabre d'Eglantine）狀其容貌，頗爲盡致。其言曰：「馬頸肥，面寬而露骨，鼻端正，短而扁，下部豐腴，口適中，其一角常因習於抽掣而帶拘攣狀。唇薄，額廣大，目作灰黃色，銳利而深透，溫和根於自然，其視線帶果決氣。眉稀少，面容憔悴作鉛色。膚多黑毛，髮淺色而蓬亂。行路時，頭正而昂，隨臀部搖動而頻頻後仰，類有節奏。兩手常緊叉胸前。發言時，舉動奮激。話垂畢則轉足向前頓地，突以足尖企立，似欲使身材與其議論比肩。聲音雄偉，響亮而混濁。口齒不清，往往將 c 與 s 混爲 j 音，微欠流利。然因其感人之

力甚大，故人亦不覺其刺耳。懶於修飾，衣履不隨時尚，不合美感，甚至露穢形。」其在精神方面，則爲靈敏感覺之所激動，往往躁性暴發，和藹內蘊而不流露。寢饋道德。醉心真理。己或有過，苟有理由爲之證明，則亦勇於自承。

【按馬氏爲大革命時代最著名之政治家，專以迎合民意爲務。九月之屠殺及各種流血慘劇，馬實主之。曾創「民友」報而司其筆政。卒以樹敵過衆，爲大文學家葛萊衣之女姪刺死。】

戴木蘭 (Camille Desmoulins) 二十九歲，業律師，目櫻色，微斜視，髮黑而長，面色灰白，似犯多痰症者。貌不莊，兩頰臃腫。神色浮動，喜怒無常。有媚姿，而眉目之間，自文雅以至醜態，備具各種情緒。多巾幘氣，時笑時哭。有時哭笑齊作。生而口吃，在本劇則無庸描寫及此。而其言動容態，常有無定與矛盾之病。——（幸福還沒從他身上經過。——有爲獵兔的瘦犬，巴黎的頑童。膽大而顏厚。窮困、失眠與浪漫的生活，使之形容顛顛。）

【按戴爲攻巴士底砲台之主謀者，被選民黨議員，爲山嶽黨領袖之一。創辦「明燈」

及「老哥兒德烈」報 (Vieux Cordelier) 始則主張懲辦穩健黨人，繼以若布士皮耳殘殺過度，復著論反對，遂見惡於若。若藉故陷之，與其友當通同肆於市。」

若布士皮耳 (Marimilien Robespierre) 三十一歲，國民議會議員，身材適中。體質孱弱，髮作深櫻色，目大而黯綠，近視，且不流動，架大眼鏡，高懸額際。鼻端正，其尖微向上捲。面色灰白，脣薄。其神態常作不屑與過慮之狀。但亦有動人處。——（一種白的火燄，其靈魂尚未及覺察內部的力量，然此力量已存在着，不聲之響。及至以身命相許，不計成功，抱定高尚的、悲觀的、冷冰冰的苦行主義，才能表現牠出來。）

【按若氏後執國政，以救國委員會名義，實行其恐怖政策，凡彼所認為政敵之革命要人，悉遭毒手，卒被國會推翻，身受斬刑。】

龔尚（混號愛國者）(Gonchon le patriote) 四十歲，皇宮花園賭場主人。——身矮胖，頭奇大，橫肉隆起，面微麻。——直一羣虛榮之賤伶，僞勇敢，喜誑語，常故作凶惡之狀，思以駭人，似扮演滑稽的迷拉波 (Mirabeau) 民黨議員，大革命時著名之演說家。）

【按翼爲阿良公爵之所養。(Duc d'Orleans)公爵者，王族近支，好以小惠收攬人心，於皇宮花園租設商店，爲其黨羽之巢穴，思藉革命風潮，推翻法王路易十六，以攘大位。迨巴士底既下，革命政府告成，彼之陰謀，已成畫餅，遂與民黨極意聯絡，卒以反革命嫌疑見殺。】

萬提美(Felix Hubert de Vintimille, Marquis de Castelnu) 六十歲，侯爵，巴士底砲台總司令。

羅內(Bernard-René Jourdan, Marquis de Launey) 四十九歲，侯爵，巴士底砲臺鎮守使。

傅祿(De Flue) 五十歲，瑞士人，瑞士軍統領。

伯加耳(Béguart) 七十歲，退伍兵。

孔姐(Louise Françoise Contat) 二十九歲，法國大戲院女優。——畫像家布奢氏之畫中人物，髮金黃，體豐腴，喜笑，口帶嘲弄狀，目微大，額與頤凹入，其大膽而淫蕩之態，如文豪

龔古爾所云『說話的眼睛，咬人的目光。』又爲『僞君子』劇中之伊迷耳。尤其是『費加若』劇中之許露。『允爲法國大戲院之達利女神。』

露茜 (Lucile Davidon Duqlissis) 十八歲，髮微蜷，作金黃色，身材嬌小，目黑，『其活潑有如小鬼，其露齒有如靈貓。』性溫存，有稚氣而浪漫，喜嘲弄。

【按露後嫁戴木蘭，情愛甚篤。戴被刑之日，露密謀煽動民衆，營救其夫，事洩亦被害。】

尤麗 (Julie) 九歲餘，民間小女，清癯瘠弱，面微蒼白，睛作藍色。

賈榮嫗 (Marie-Louise Bouju) 名布許，六十餘歲。

人民 尤麗之母——男孩(七歲)——挑夫——怪癖先生——學生甲、乙——木匠——泥瓦匠——公證員——賣報人甲、乙——皇宮花園之店夥們——遊妓們——護國軍兵士們——市民軍兵士們——廢兵們——瑞士兵們——乞丐甲、乙——中級社會人甲、乙、丙、丁——游民——遊人——闊少年——工人——民婦——小孩——各種階級的人，老少不等。

第一幕

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左右。——巴黎皇宮花園，從富娃酒店所見的一部份。——裏面是西克台。（圓圍牆，繞以平臺，飾以竹籬花草。）——右邊是噴水池。西克台與花園的遊廊之間，有樹一排。——各種商店，打着愛國的招牌，如大倪格商店，國會商店，門邊伏着店夥。——遊妓們赤着胸，袒着臂，頭帶大束的花，在人羣中散步，含着誘惑的神態。——賣報人喊着賣報。——賭場主人穿着使服，趑來趑去，夥計們跟着他，手持短棒。——露天耍錢的頭家，臂夾摺疊的小橙，在人叢中，溜進溜出。一會兒停步，展開賭具，像地圖似的，亮出他的錢袋。一會兒又溜開了。——羣衆是蠢動的，擔心的，不知怎樣動作才好。坐於酒店前面，忽而起立。一聞聲響，就跑上前去。忽而上椅子或桌子。忽而走去，又立即走回。人越來越多了，到幕終時，遊廊和花園裏全擠滿了。並有許多

人爬上樹，掛在枝頭。——各種階級的人混合着，有挨餓的乞人，有工人，有中級社會人，有貴族，有兵，有教士，有女人，有小孩，其中有幾個，還在遊人的腿下繼續遊戲。

賣報人 大陰謀發覺了！……鬧饑荒了！饑荒來了！殺人的凶手們到了！

羣衆（喚賣報人） 喂！這裏來！

一位平民（很着急的問一位閱報的中級社會人） 怎麼樣啦？

中級社會人 唉！朋友！他們來了！德國兵，瑞士兵，……全來了！巴黎被圍了！一會兒他們便到這裏了！

平民 王不會准許的。

一位乞丐 王麼？同他們一塊兒在沙龍大營，在德國兵營裏。

平民 王是法國人哪。

中級社會人 王雖是法國人，皇后確不是啦。那奧國婦人（指后）是恨我們的。她的強盜大將軍，老波若里那斯，發過誓，要踏平巴黎。前面有巴士底的砲，後面有火星場的軍隊，我

們被夾在鉗子口裏。

一位學生 他們不會動手的。倪格先生在凡爾塞，他會照顧我們的。

中級社會人 是的，只要倪格先生還做部長，我們不必完全失望。

乞丐 誰能說他現在還是部長呢？他們已將他趕走了。

大家（抗議） 不對，不對，他不走了！報紙上說他不走了……非不走不可……好像伙要

是倪格先生不在這裏，那便全都完了。

遊妓們（散步着） 今天甚麼都不成。他們全發狂了，他們只想着凡爾塞。

——剛纔有一個小夥子，對我盡說倪格的事。

——殺千刀的！聽說奧國婦人將我們的議員全拘入監獄了，是真的麼？

露天耍錢的頭家（悄悄的對遊人搖動他的錢袋作響） 搖攤呀！牌九呀！撲克呀……發

財呀！先生們，快發財呀！

店夥們 今天星期日好天氣，十點鐘了，花園裏人已滿了，停一會兒更何消說呢！

——表面不錯，但是沒有大關係，他們不過都是來尋覓消息的。

——不要緊！只要我們會對付便行。

龔尙（對店夥們）喂！孩子們，活動活動呀！盡做生意是不行的。生意固然要做，但是也要愛國呀。他媽的！睜開眼睛罷！我先告訴你們，事情正在醞釀了。

店夥甲 你知道一點消息麼，龔先生？

龔尙 留神着機會來了，你們各人都就各人的位罷！時間一到，便將這羣笨牛鼓動起來，同着他們叫喚。

店夥甲 國民萬歲呀！

龔尙（罵他）快別作聲，蠢東西！——阿良公爵萬歲呀！——現在你兩樣喊法都可以；有這句口號，就可通過那句口號了。

戴木蘭（從賭場裏出來，受着激勵，面有笑容，自言自語）輸的精光了！他們將我的錢都拿去了！——加米呀，我曾告訴過你，你會被人盜騙的。你現在高興了罷！果然被盜騙了。好

罷，下次再不來就是了。我向來做荒唐的事，總會預先知道的。賴有天助，我的荒唐事一件也不缺少。……這兩個鐘頭，我倒是混過了。凡爾塞的消息究竟來了沒有？咳！混蛋！他們一班狐羣狗黨，狼狽爲奸。我正等着消息，不耐煩了，賭場向我招手，我便進去混混時間。手那能閒着，身上還有別的也不能閒着，紙牌與女人就是專爲這個用的。你要是有多餘的錢，她們最會使你輕鬆的，我的口袋現在不沉重了。誰要看一個新錢包麼？糟糕！一個銅子也沒有了。

遊妓們（譏笑他，唱着）「掏爾腰包抽爾筋。一文不留在爾身。」

戴木蘭 美神的蝙蝠呀！你們吞沒了一個窮小子的錢，還自以爲得意麼！罷，他並不埋怨你們。（唱着）

「我若再有錢和銀，還是願意送上門。」

中級社會的老人 愛賭的人的錢包，是沒有鎖的。

龔尙 喂！這位相公，我看你手中很窮，我願意幫你忙，借給你三元錢，以這表鏈子作抵押。

戴木蘭 慷慨的龔尙，你想將我剝的精光，像聖約翰似的麼？你讓這些姑娘們去做罷。她們自會辦的了，並無需乎你。

龔尙 你這個要飯的小鬼，你知道我是誰呀？

戴木蘭 你是龔尙呀。這個名字所包者廣，你是首飾商，又放閹王賤，又是鐘表商，又是賭博場抽頭的，又是汽水商，又是妓院的夥計。你是一切，你是龔尙，賭場之王。

龔尙 你怎麼說起賭場來？我組織了幾處俱樂部，以消遣爲名，又正派，又自然，實則爲便於聚會，研究改良國事而設。那是自由的公民與愛國志士的會所……

戴木蘭 你將國家放在甚麼地方？

龔尙（繼續着）…… 自然人的社會……

戴木蘭 自然女人罷。

龔尙 你瞎開玩笑。你若厚着臉皮，不尊敬一個可敬的人，你至少也要尊敬我所用爲護符的一塊招牌呀。